

龚茂富◎著

中国民间武术与 社会变迁

基于四川地区
民间武术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龚茂富◎著

中国民间武术与

社会变迁

基于四川地区
民间武术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民间武术与社会变迁：基于四川地区民间武术的研究 /
龚茂富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6

ISBN 978 - 7 - 5203 - 1185 - 4

I. ①中… II. ①龚… III. ①武术—关系—社会变迁—
研究—四川 IV. ①G852②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983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25
插 页 2
字 数 325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民间武术是整个中国武术的根底所在。然而，总体上看，长期以来民间武术研究却极其寂寥，这与当前中国武术其他研究的一片繁荣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一批学者对民间武术的持续关注，多少让这一尴尬的境况有所改观。

笔者对民间武术的关注由来已久，已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尽管如此，仍时时感到对民间武术的理解与认识不够深刻。基于此，笔者于2011年申请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的资助，尝试对民间武术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有幸获批，喜莫大焉。然而，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一系列困难接踵而至，远远超出了前期的预想，田野调查三年，前后共历经五年，始成书稿付梓。这也算是没有辜负课题管理部门的信任、家人的支持、友人的鼓励及自我的付出。

书稿完成之际，最想表达的还是感谢：感谢授业恩师郝勤先生将我引领至奇妙无穷的研究领域。尽管我早已从先生处完成了博士学位修读，但先生无时无刻不在关心课题研究进展，并给予必要的督促与交流。每次与先生吃茶雅谈都让我有所领悟。感谢教育部相关部门给予我必要的资助及研究时间上的宽限，让本研究的深入进行获得了保障。感谢家人无私的付出，他们的支持永远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并总能给我信心。四川省武术

运动管理中心任刚主任为本课题的田野调查提供了诸多便利，并慷慨地将其收藏的大量民间武术文献资料借阅于我，不胜感激。对与我交流探讨，提出建议的良师益友，以及接受调研访谈的大量的拳师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名字太多，此处无法逐一列举，没有你们，我无法将理想付诸实现。

课题进展期间，我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全额公派博士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留学资助。这一关于民间武术的研究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我博士后期间的主要研究项目之一。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全额资助让我获得了更充裕的时间与精力投入研究与思考，以及与美方相关学者交流探讨的机会。由衷地感谢合作导师康奈尔大学历史系著名学者 TJ Hinrichs 教授。她不但无私地为我提供各种方便，与我分享研究资源，而且与我讨论该研究，邀请我参加“East Asia Martial Arts History”课程，这让我受益匪浅。与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著名学者 Steven Sangren 教授，以及美国自由学者 Benjamin N. Judkins 博士等师友的长谈，也让我获益良多，在此一并感谢。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为我开展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献查阅与传递帮助，他们一流的服务值得称赞！

作为课题组负责人，我还必须在这里感谢我的课题组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他们均不同程度地为该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成果主要由两大篇部，共九个章节构成。上篇从历史的角度对民间武术进行了寻踪解读，下篇从当代视角对当下的民间武术进行了深度阐释分析。本研究以四川民间武术作为案例展开研究，使我们能够把视线集中在一个特定区域，集中精力剖析其各个方面，获得对民间武术的细微理解和精准把握。不过，本研究并没有局限于此。在论述的过程中，时常还引入横向的对比性分析，尝试在横向与纵向的交叉性分析中呈现出民间武术的整体性画卷来。虽然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历史学常用的文献资料分析与人类学拿手的田野调查法，但需要强调的是

该研究的跨学科属性，它涉及更为广阔的论题与论域。本研究遵循人类学研究的一般规范，对于不愿意或不方便透露姓名的相关人员及门派，一律隐去或以字母代替。由于学养、精力有限，难免会存在一些局限，希望能够 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得到完善。

像诸多学者一样，对作为中国传统文 化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中国武术根底的民间武术进行观照、研究、阐释，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也是一种良知使之然也。我衷心祝愿这本《中国民间武术与社会变迁——基于四川地区民间武术的研究》对人们较具体、深入地了解、认识民间武术思想与传统能有所助益，对民间武术发展能提供学术的、理论的支持。

龚茂富

2016年2月

于美国康奈尔大学

Preface

Academic study of martial arts has, until quite recently, suffered from perception of martial arts as “popular” and “low” practices, beneath such “high” subjects as politics, the military, and classical literary culture. Despite the influence of Marx, calls for “history from below”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everyday life, scholars have neglected this important aspect of local societie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martial arts studies may be due mainly to its social status, but I suspect it also stems from the irrelevance of martial arts to the lives of most intellectuals. Until very recently, in China and in the U. S., martial artists rarely became intellectuals, and intellectuals rarely practiced martial arts. Although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s place high value on disinterested objectivity that comes from the outsider position, the case of martial arts illustrates the advantage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connection.

I first noticed the power of shared practices to foster communication during an encounter some years ago. An older Judo (柔道) instructor from Japan visited me. Although he had originally come as a tourist, instead of sightseeing, each day he accompanied me to Aikido (合气道) practice. After formal practice, he would join people on the mat to try out a few techniques. One evening after class

my friend Sioux Hall, one of the Aikido instructors, joined my Korean – Japanese friend and me for dinner. Although my visiting friend spoke only Korean and Japanese, and Sioux only spoke English, they were able to communicate well, almost entirely without translation. Sioux remarked, “We communicate heart – to – heart because of our love of Budo (武道) .”

When martial artists meet for friendly exchange, their shared passion for martial arts can indeed bridge the distance of disparate languages, generations, and genders. It was in such a spirit that Gong Maofu came to Cornell in the spring of 2015. His rare combination of deeply embodied martial arts skills and academic expertise made him an ideal interlocutor for local martial artists, for our small community of martial arts studies scholars, and for the students in my Cornell History course “East Asian Martial Arts.”

We were delighted to have Gong Maofu visit us at Cornell. He opened up a whole world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scholarship to me, my colleagues, and our students. I am thrilled to see the fruition of the work that Gong Maofu did while at Cornell; his 《中国民间武术与社会变迁——基于四川地区的研究》, benefiting as it does from Gong Maofu’s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interdisciplinary training, is a wonderful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I read it with great pleasure, and was greatly honored that he requested this preface.

TJ Hinrichs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June 6, 2017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1
第二节 理解“民间”	11
第三节 民间武术的沉浮	37

上篇 历史追踪

第一章 四川民间武术源流概说	51
第一节 四川民间武术的源头	51
第二节 四川民间武术创生的神话传说	59
本章小结	69
第二章 四川民间武术拳、枪之显	71
第一节 唐顺之与峨眉拳	72

第二节 吴殳与峨眉枪	74
本章小结	86
第三章 民间武术、秘密结社与社会运动	87
第一节 习武、结社与社会运动参与：清代秘密结社与 民间武术	87
第二节 秘密结社对民间武术的影响：以四川为主体的分析	91
本章小结	112
第四章 融入民俗的民间武术	113
第一节 民间武术与民俗的共生	113
第二节 庙会、“打金章”与狂欢：青羊宫花会上的民间武术	117
本章小结	132
第五章 “国术运动”中的民间武术	134
第一节 “国术运动”的历史语境与文化逻辑	134
第二节 国术化运动与四川民间武术的发展	159
本章小结	201
下篇 / 当代发展	
第六章 新中国历史进程中民间武术的沉浮起落	205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川民间武术	206
第二节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四川民间武术的 消沉	210
第三节 民间转向：“改革开放”与民间武术的复兴	217
本章小结	247

第七章 当代民间武术的组织、信仰与生存.....	249
第一节 四川民间武术组织结构与传承关系.....	249
第二节 民间武术的祖师爷信仰.....	258
第三节 四川地区民间武术传承者的生存方式.....	267
本章小结.....	274
第八章 民间武术文化传统的复兴与再造.....	275
第一节 文化传统.....	275
第二节 民间武术中的文化传统.....	281
第三节 “传统”的复兴与再造：民间武术社会的行动	286
第四节 民间武术传统复兴与再造的反思.....	306
本章小结.....	311
第九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与民间武术.....	312
第一节 席卷中国的“非遗”保护运动与“非遗后时代”的 到来.....	312
第二节 “非遗”话语下的民间武术再认识	321
第三节 “非遗”介入民间武术产生的多样化影响：基于四川三个门派的 分析.....	328
本章小结.....	350
结语.....	352
参考文献.....	357
后记.....	391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民间武术是对流传在中国民间的武术的总称，它主要包括与之相关的组织、信仰、仪式、技艺、传承人等。这是一个涉及特定文化空间的、具有很大包容性的概念。民间武术集儒、释、道精华于一身，融武、易、医、气于一体，它是“活化石”般的民族文化遗产。因此，它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和载体之一。中国武术即使一直都处于中国社会的底层和边缘，民间武术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仍然具有非常重要且不可忽视的地位与作用。浸淫于中国武术研究，笔者接触了众多的民间拳师。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在社会空间中的实践都强化了他们的独特与自成一体。

民间武术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套路”与“散打”，它主要是生存在特定民间社会空间中的更广泛的武术集合。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民间武术拳师/传承者/习练者在民间社会的聚集。民间武术保留了较为完整的中国武术文化内涵，换句话说，中国武术文化在民间社会这个空间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传承与保护。在各级各类武术代表队中，套路、散打、摔跤以及武术养生功法等均被细致地分门别类，即使在各类院校中，武术也是被拆分

成套路、散打等细目进行学习与操练。但是，在民间武术拳师眼中，那些被拆分得七零八落的东西并不是他们心目中的“武术”，甚至有人将专业代表队练习的武术套路戏称为“舞术”。2015年，笔者在美国做田野调查，考察当地武术（Martial Arts）文化。美国很多武术（Martial Arts）俱乐部中的人认为，那种所谓的竞技武术套路不是武术（Martial Arts），它们更像是舞蹈。而且他们的语气中对“竞技套路”充满了鄙视与不屑。在这方面，兼有体育史学者与四川僧门武术传承人双重身份的程大力教授于2013年申报并立项的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武术改革新路径探索——竞技套路发展为武术舞蹈可行性研究（编号1853SS13014）”便是例证。这既是一种创新，也是对现状的批判。

民间武术与体制内的武术从内涵到外延都有着明显的区别。体制内的武术是“体育”的类属，但民间武术拳师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他们也是在练习或教授“体育”这一说法的。民间武术门派的传承者将本门派的套路、搏击格斗、功法等进行综合练习，使身体得以改造，最后获得一种特殊的能力，进而改变并驱动他们的人生。这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武术的整体表现形式。当各类各级武术代表队队员或大专院校武术专业学生被问及“你是练什么的”时候，他们的回答经常是“练套路的”或“练散打的”。他们很少会说，“我是修习武术的”。武术是一个宏大的整体性概念，专业代表队与高等院校武术专业将武术拆分得过于细致，以至于他们很难得到民间武术家的认同。相反，如果到民间武术群体中间这些同样的问题，他们会回答说，“我是练××拳、××门（派）的”。如果再追问下去，他们又会说，“我现在还处于懂劲阶段”或“师父最近正教我们拆招”等。^①民间武术与体制内的官方武术之间的差异也引起了中国武术主管部门的注意，

^① 有意思的是，当笔者在美国从事田野调查时，有些人也会问诸如“你是哪个门派”这样的问题。可见美国人对中国民间武术的认同。

中国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已于2011年提出了“大武术观”的概念，试图改变近几十年武术在体制内越走越窄的局面，同时也是向武术本真回归的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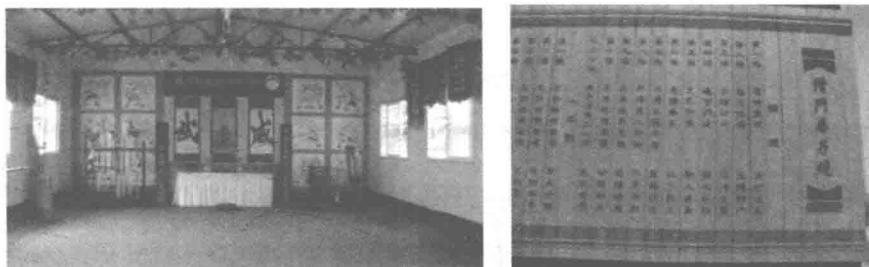
图绪-1 民间武术授拳、拆招、喂招与打桩练习

民间武术也是我们可以借以理解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重要路径之一。民间武术群体并非“乌合之众”，他们所继承或产生的群体文化是中国社会深层次结构以及中华民族所特有文化的反映。比如，民间武术中祖师爷崇拜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重祖崇宗的意识，民间武术群体行为方式与结构所反映出的关系、人情、面子等中华社会的微观社会逻辑，民间武术中蕴藏的忠、孝、仁、义等儒家文化要素，内家拳中所体现的“道法自然”的道家文化观念，以及民间武术以祖师爷为中心的聚群结构等，诸种事项，无不如此。田野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一些民间武术习练者告诉笔者，他们所习练的武术技术远不及围绕武术所建构的生活重要。民间武术意味着关

系、人脉、圈子、友谊等。就像某门派的一位传承人所言：“民间武术是个圈子，师父为我们搭建了平台。我们师兄弟中有很多都很厉害（事业有成或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等），有些事情就很容易办成。”

民间武术除了保存了整体性武术训练、修习体系，它还最大限度地保留有武术中的“社会文化”部分。如民间武术讲究师承，拳种体系清晰，各门派拥有自己的祖师爷，门规戒律严明，存有仪式文化，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这些文化基因是民间武术重要的文化表征，也是中国社会文化在武术中的折射与反映。然而，这些内涵在中国武术管理部门推行的武术中却被有意或无意地消弭掉了。反观日本武技的传承却与此不同，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中有一个合气道（Aikido）俱乐部，主要由亚洲研究系的一位日裔老师负责管理和教授，她每次课必须要做的就是把他们祖师爷的照片摆放在上位，并在课前和课后进行行礼祭拜。在康奈尔这样的世界一流学府，没有人阻止这种行为，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不对的或是“低劣的”民间文化，更没有人认为这是封建迷信。相反，参与者（康奈尔师生为主体）都敬而从之。这迫使笔者不得不对中国武术的改造进行反思。

近年来，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民间武术的一些文化表征出现了被不断强化的趋势。四川民间武术诸多门派在练功房或大厅中悬挂大幅祖师爷头像；僧门更是将师祖传承下来的门规刻于竹简上以增加其古朴之韵，还为入门（磕头拜师）的弟子颁发“腰牌”以示身份和等级；松溪内家拳则赐予入门弟子“字号”，以示辈分等级与门内秩序。事实上，这些几乎都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对门派观念的强化，也是对门派凝聚力和归属感建设采取的有效措施。无疑，对这些事项的观察和参与能够不断加深对民间武术的理解。



图绪-2 僧门武馆练功房与僧门弟子规

对民间武术进行研究充满了挑战。这不仅仅是相关研究匮乏所带来的参考资料不足的困难，更来自采用多学科理论突破既有研究局限的努力与尝试。很多时候，由于资料的匮乏，民间武术需要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来开展研究和写作。如此一来，客观合理地组织与重构在此之前相关经历与田野调查所获的素材就构成了一大挑战。对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武术习练者、教育者能否将关于本土民间武术的田野研究做好，也充满了挑战和未知。浸淫民间武术之中，可以带来深入的体验、观察与思考，但也伴随着“跳不出去”的危险。不过，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家的基本工作之一就是在陌生的熟悉和熟悉的陌生之间进行转换。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有些陌生的东西渐渐地变得熟悉，当回到书斋再一次面对它时，又觉得这已熟悉的东西突然又变得陌生了。这一熟悉和陌生的辩证关系充满了民间武术研究写作的全过程。对本土文化的深描，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家必须重新捕获知识，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既有文化的再次陌生化，然后在研究过程中再将这些新奇转变为熟知。对于作者而言，这一过程即是如此。

二十年前，在邻村一位拳师的引领下，笔者接触了民间武术。此后，笔者一直都在习练武术，并从一个习练者逐渐成长为一位深度参与的教育者和研究者。很多陌生的、非常的、奇特的、神奇的身体冲击已经变成了熟知的知识、经验与日常实践。研究民间武术并将其呈现为作品的努力，使笔者不得不重新发现并找寻那些能够刺激思考的关于民间武术的各种田

野调查经历。

当从民间武术习练者成长为武术教育者与研究者的时候，笔者发现民间武术是一个边缘化的底层存在。民间武术生存在特定的社会空间，它与中国武术这个宏观武术概念有着特殊的关系。中国武术成熟于明清时期，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定论。那时，所谓的武术尚无民间武术与其他武术的分野。明末清初，伴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一刺一杀的阵战武艺逐渐向作为一种自我防御或娱乐的民间社会武术过渡。套路随之出现，门派观念渐生。清末、民国期间，列强对中华民族的瓜分让民间武术卷入了强国保种、救亡图存的民族保卫战之中，武术因此也成了中华民族的身份象征之一，并得到了“国术”^①的称谓。国术不仅仅是武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名称代词，它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正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军人、政治家、武术习练者等共同将目光投向了武术。武术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礼遇。为了培育国民的尚武精神，养成健硕的身体，民国政府开创性地成立了兼具政府官办与军方色彩的中央国术馆。民间武术出身、随后从军的马良也开始对武术进行改良实践。同时，各级学校也开始推行武术教育。此时的武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野：一部分武术仍然停留在民间社会；一部分武术被加以改造并成功登上了庙堂。当代，武术被作为技击、体育和传统文化来进行修习，民间武术盛行在广大的民间社会之中。

像很多“80后”的同龄人一样，笔者对四川地区民间武术不真实的最初了解是从武侠文学作品、电视剧、电影中得来的，尤其是武侠小说所构筑的“江湖”社会精神融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还珠楼主的《青城十九侠》《蜀山剑侠传》以及金庸的《笑傲江湖》等诸多武侠小说作品对四川民

^① 经唐豪考证，“国术”一词始自李烈钧。他在民国二十九年为《中国武艺图集考》作的序中说：“查国术这一名词，创始自李烈钧。”见唐豪《中国武艺图集考》（自序），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